

馮玉祥外傳

(本文插圖刊第106頁)

●李梅山

隨便取名補缺當兵

馮玉祥本名馮基善，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馮基善的父親馮有茂，是保定府五營練軍的下級軍官。當時五營練軍是有名的父子兵，即老子退伍，由兒子頂名補缺，外面不相干的人很難補進。馮有茂家境困難，經濟拮据，同營友好知情者，都對他很同情。

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正好可以「補名吃糧」，外人還不知道，管帶就說：「這個補馮大老爺的兒子吧。」旁邊有人問：「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這一問，管帶也愣了。那人就說：「讓我問問去。」

管帶生怕這一問耽擱了時間，缺額被旁人搶去，便說：「我知道，用不着問了。」於是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

從此，那個當時才十一歲的少年馮基善便再沒有用過自己的本名。

數十年後，「馮玉祥」這個名字赫然響亮地留在中國抗戰史冊上。

專喊口令哨長高升

馮玉祥十一歲在練兵中補了兵，十二歲正式入營扛槍，參加了修築大沽口炮臺的勞役。二十歲那年，他當了教習，擔任喊口令的任務。他身體魁梧，聲如洪鐘，苦練就一副喊口令的好功夫。廿一歲那年，他升任副目，就是副班長。由於他勤奮好學，後來逐級升遷，當過哨長、司務長等職。

一九一〇年，馮玉祥廿八歲那年，清朝政府擴充部隊，成立第二十鎮（師）。馮玉祥在這次擴軍中被提升為第三營營長。

那時候，清朝政府腐敗透頂，各地人民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殘酷壓迫和統治，紛紛起義。孫中山先生在南方領導人民推翻清廷反動統治，匡復中華建立民國的鬥爭正在蓬勃發展。

有一天，工兵營排長孫諫聲發現馮玉祥在看《曾文正公家書》。

「你想當忠臣孝子嗎？」孫諫聲很不高興地對馮玉祥說。

「當忠臣孝子有什麼不好？」馮玉祥反問。

「當孝子我不反對，」孫諫聲排長說，「當忠臣我可不贊成！」

接着，他神色不尋常地向四圍環視了一回，看看四下裏沒人，就從腰間掏出兩本書來，囑咐馮玉祥說：

「沒人的時候，你再拿出來看，千萬不要叫人看見！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馮玉祥接過書一看，一本是《嘉定屠城記》，一本是《揚州十日記》。翻開細看，都是講清兵入關的時候，虐殺百姓的種種事實。這些，馮玉祥過去是不知道的。看了這兩本用血淚寫成的書，馮玉祥出了一身冷汗，反抗情緒油然而生。

一縷清水拜曹錕壽

一九二二年，北洋軍閥直系首領曹錕正在發迹。他手下的大將吳佩孚戰勝了湖南軍閥趙恒惕，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成了他的手下敗將。這年正是他的六十大壽，於是大做特做起生日來。

大人物曹錕做壽，又是六秩大慶，自然非同小可。早在生日之前，曹錕在保定的府邸就已張燈結彩，裝飾一新。門前車水馬龍，送禮祝壽者絡繹不絕。

十二月九日這天，直、魯、豫巡閱副使兼兩

湖巡閱使吳佩孚親自任總招待員。爲了給曹錕拜壽，當時的北京政府各部出動了七百多名官員，交通部特爲此開了兩次專列車。

曹錕的眼睛笑成一條縫，一件件閃爍着珠光寶氣的壽禮，使他樂不可支。

忽然，人們發現馮玉祥也派人送禮來了，這可是一大新聞，因爲馮玉祥人稱怪物，官場一套從不理會，沒見他給上司送過什麼禮。這次居然也送禮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格外的注意。

馮玉祥派人送去的是什麼呢？原來是一瓦壩清水！封口還貼着他的親筆字：「君子之交淡如水」

關於類似的事情還很多。

馮玉祥在南京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時，南京市長劉紀文結婚。四面八方送來的禮物，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堆積如山。上上下下，誰不想來巴結這位大市長呢？馮玉祥也派人送去一只木盒。劉紀文小心翼翼地打開，但是裏面裝的是南京市民申冤狀紙一疊！

兩隻鴨子賞廿軍棍

馮玉祥抵制官場歪風，他不給別人送禮，也嚴格禁止別人給他送禮。

五原督師後，馮玉祥就任了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那時生活艱苦，馮玉祥剛從蘇聯回來，也和士兵同吃同住，不享受特殊待遇。他塊頭大，吃不飽，身體較差。五原縣縣長劉必達得到消息，他從家裏抓了兩隻鴨子，送到國民軍聯軍司令部給馮玉祥補身子，馮玉祥並不領情，他問劉必達

「我問你，知不知道咱們這裏送禮的規矩？」

「您規定，官兵之間，只有婚喪大事才能送禮。還有，只准上級給下級送禮，不准下級……」

「好哇，原來你都知道！那，你就給他們每人送兩只鴨子吧！」馮玉祥接着又說：「我馮玉祥沒別的本事，就是和大兵們一條心。我也是個大兵，可是你，你劉必達却要我和大兵走兩條道兒！你想想看，士兵吃糠咽菜，我坐在司令部裏吃鴨子，我成什麼人了？我的士兵還能和我一條心嗎？這樣下去，好好組織起來的國民軍不就完了嗎？告訴你劉必達，今天我輕饒不了你。來人哪，給我拉下去，打二十軍棍！」

在副官的引導下，五原縣長拎着兩只鴨子，垂頭喪氣地退出馮玉祥的辦公室，無可奈何地伏在地上，挨了二十軍棍。

一飯一菜一湯待客

一九二七年八月，馮玉祥的軍隊在豫東節節勝利，俘虜了敵軍兩三萬人。不久，蔣介石便給馮玉祥一個讚帖，願與馮玉祥結爲盟兄弟。蔣介石在帖上寫着：

「安危共扶，甘苦同賞，海枯石爛，死生不渝。」

馮玉祥回了一個蘭譜，上面寫着：

「結盟真意，是爲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

馮玉祥生肖屬馬，蔣介石屬豬，比馮玉祥小五歲，馮玉祥便成了大哥。

他倆互拜了四拜。蔣介石做東，請馮玉祥吃了一席山珍海味。

一九二八年，馮玉祥回請蔣介石。「宴會」是設在設備簡陋的軍營裏，擺着普通的木桌、木椅。

大家坐好，馮玉祥作了一個手勢叫上菜。首先上來的是一大盆豬肉熬白菜。看來，廚師的手藝蠻不錯，豬肉切得厚薄均勻，浮在白菜上面，閃着亮光。幾根油汪汪的嫩蔥，橫在盆邊，被嫩綠的白菜一襯托，顏色十分鮮亮。

接着上來的主食。——饅頭。這也是經過廚師精心製作的，麵揉得恰到好處，碱施得不多不少。

「來，吃，咱們今天是一飯一菜一湯。」

「湯呢？」蔣介石希望能有一碗比前兩樣好一點的湯。

「那不是來了。」馮玉祥高興地指着門口。「湯」是端上來了。蔣介石是見過世面的人，那個所謂「湯」，却是鄉下土農民招待客人也不會用的小米粥。他心裏頗不悅，但口裏却連說三聲：「好！好！好！」

歇臺村長嚇跑少校

離重慶市區十來里的地方，有一個叫「歇臺子」的村莊。這村子不大，共有五六十戶人家。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裏，老百姓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衫襤褸。

一九四四年冬，一天，一支軍隊從歇臺村經過，村民見狀，慌了手脚，家家戶戶門上了門。不大一會兒，一位少校軍官挨門挨戶要糧草來，說是軍隊要赴貴州前線，需要村裏給準備糧食和草料，並且要當天備齊，不得「誤了軍機」。

村民們沒辦法，選一位名叫李海泉的老人去向那位少校大人求情。少校狠狠訓了老人一頓，逼他必須動員村民把糧食交來。

老人無奈，只好使出了最後一招：

「我說老總，要不，這個事，您和我們村長商議商議吧？」

少校找到了牛高馬大的村長，厲聲說：「告訴你，我們是抗日的軍隊，現在要開到前線去，命令你們這個村子給準備一千斤大米，五百斤草料，限一天時間，必須辦妥！」

「這，」村長顯得有些為難地說：「你們抗日上前線，這很好。要的糧食和草料也不算多，理應該滿足你們。可是我們村小，人口少，很窮，拿不出這麼多東西來，你看，這怎麼辦？」

「你還來問我怎麼辦！」少校發怒了，削瘦的臉孔漲得通紅，眼珠子瞪得溜圓：「你是村長，我就找你！這是軍用的糧草，耽誤了軍機大事，你要負責！」

村長笑咪咪地看着大發雷霆的少校，慢聲慢語地說：「你既然非要不可，這樣吧，我給你一張名片，你去軍需署，找陳良署長想想辦法。」說完從兜裏摸出一張名片，向那位滿臉殺氣的少校遞過去。

少校一聽更火了，心想，連我都没有名片，你一個小小的村長，窮老百姓，還有什麼名片，這不是有意拿我開心嗎？他搶過名片，不屑一顧，動手要撕。不過，一種好奇心驅使他偷看一眼這名片上寫的到底是什麼玩意兒。突然，他像觸電似的抽搐一下，停止了。他揉揉眼睛，張大了嘴巴，對着名片上「馮玉祥」三個字發起愣來。

「怎麼樣……」

沒等馮玉祥問下去，這位剛才不可一世的少校，忽然轉過身子，驚慌地拔腿就跑，連帽子都差點兒掉在地上。

「這孩子，膽子太小！一張名片就嚇得這個樣子，怎能打仗啊！」

馮玉祥笑着搖了搖頭。

原來一九四四年馮玉祥剛到重慶，住在巴縣中學。後來，那兒被日本人炸了，他就搬到歇臺子村，在村西北的羅漢溝蓋了一座小樓，自己題名為「抗倭樓」。他穿着隨便，很快和當地村民混熟了，不久，村子裏要選村長，大家一致選馮玉祥當村長，馮大將軍很樂意接受這個新職務，村裏大小事，他都過問。今天的事，說來也是湊巧，這個「少校有眼不識泰山」的故事，很快就流傳開了。

大筆揮毫碧血丹心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住在泰山的馮玉祥積極主張抗日。一九三三年，他與部屬吉鴻昌等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進行了舉世矚目的察哈爾抗戰，遭媚日當道者所忌而施諸多壓逼

，馮玉祥再次息影於泰山，讀書、習字，聊以自遣，每逢策杖登山，憑高遠眺，想到烽火慘淡，河山破碎，總是慨嘆不止。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馮玉祥從隱居的泰山出發，開始了他的膠東之遊。陪同他一起的老朋友李烈鈞。馮玉祥穿布衣，戴草笠，一路風塵撲撲，回到蓬萊閣的「避風亭」，兩人覺得這亭造得奇巧，門對着大海，門窗之外，濤聲、風聲……而亭內呢，大敞着門窗却是紋風不動。於是，便選此作為下榻處。隨即步行前往蓬萊城裏去瞻仰明代抗倭英雄戚繼光的祠堂。並為戚祠寫了一副對聯：

「先哲擇宗邦，民族光榮垂萬世；後生驅勁敵，愚忱慘淡繼前賢。」

當晚，馮玉祥意猶未盡，又寫成「題戚武毅公」白話詩一首：

大人物，戚武毅，大戰倭寇所向無敵；有學識，有經驗，挫破倭寇萬丈兇焰！九一八，失三省，轉年熱河又退兵。多倫失，灤東陷，國家生存，民族攸關，奈何搖尾乞國聯？如今思武毅，只覺我們有張厚臉皮！

這表現出馮玉祥在大敵當前的無奈。

數天之後，馮玉祥在避風亭接見陸軍大學軍事教官，李烈鈞亦在座。談話間李多次對馮說：「應該起來積極地想個起死回生的辦法，來挽救民族的危亡！」馮聽了只是意會地笑，他十分了解李的心情。李見馮似乎不甚動情，便喚來筆墨

爲蓬萊閣外廊柱寫下了一副對聯，聯語是：

「攻錯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畫，全憑赤手挽乾坤。」

寫完對聯，李鈞烈遞過筆請馮玉祥補額，馮端祥了對聯，不言不語，拾起一支筆，挽挽衣袖，蘸足了紅土汁，滿懷激情地寫下了「碧海丹心」四個大字。李和馮的聯和匾，不久便請人刻成掛在蓬萊閣前。後來，人們難忘馮玉祥的愛國豪情，又把「碧海丹心」石刻留存。

火腿濃茶戲土肥原

馮玉祥隱居泰山時，日軍情報部門頭子土肥原曾數次前往拜訪，想通過游說來分化瓦解中國擁有實力的官長的勢力。馮玉祥向來痛恨土肥原這樣的人，根本不予理睬。土肥原不死心，每每枯坐數小時不露怨狀。不久，他深知馮玉祥生活簡樸，常年以大餅爲主食，便故意帶着大餅前往充飢，以示與馮玉祥同道。馮玉祥的衛士暗窺土肥原下咽時一幅難受的狀況，不禁暗暗好笑，便將此事報告馮玉祥。馮玉祥立即命衛士用火腿及濃茶招待土肥原。衛士邊囑咐土肥原說：「奉上將命以火腿及濃茶敬先生，上將知先生日餐西餐，在此故食大餅以示同道，其用心至苦，但上將良不忍，以此敬先生，俾免難於下咽。」結果土肥原既不敢吃火腿和濃茶，也不敢吃大餅，反弄巧成拙。

土肥原最後一次拜訪馮玉祥時，馮玉祥待土肥原枯坐兩小時後，才身穿衛士服出來相見，土

肥原一時沒有覺察到是馮，待馮玉祥脫帽坐下，土肥原注視良久才驚起連呼馮上將不止。馮玉祥微微點頭，土肥原正想發話，馮玉祥却獨自看起書來，把土肥原開置在一邊。又過了二小時，馮玉祥對土肥原說：「今日精神不佳，請改日再談。」即命衛士四人「送客」，自己則率領一排衛士隨其後，像押解重要犯人，把土肥原送下了山。從此，土肥原再也不敢去拜訪馮玉祥了。

閉門讀書死了又活

馮玉祥十分好學，在繁忙的軍務中堅持學英文，有一段時間，每天學習兩個小時。

上課的時候，門外掛一個牌子，上寫：「馮玉祥死了！」不准外人進入。課上完再把門打開，並對人說：「馮玉祥復活了！」

馮玉祥不吸煙，也討厭屬下吸煙，因而下令禁止。一些高級軍官不敢違令，但又戒不了，便偷偷吸食。有一次，他突然來到秘書魏書香的房間，室內煙霧繚繞，馮玉祥於是唸道：

「你的屋子，又臭又臭，又臭又臭，既臭且臭，既臭且臭，既臭且臭，臭而又臭，臭而又臭，臭而又臭，臭而又臭，臭而又臭，亦臭亦臭，亦臭亦臭。」

言畢，掉頭不顧而去。

鬍子不刮是野蠻人

北伐時期，馮玉祥軍務繁忙，無暇剃鬚，到達鄭州時，鬍鬚滿腮。夫人李德全素來最討厭他留長鬚。當他接到夫人的電報知她已由西安啓程前來，便趕緊把鬍鬚刮去，但仍留了「仁丹式」

小鬍子。夫人到後，一見他的樣子，便故意與人大談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說，野蠻人全身多毛，文明愈演進毛亦愈少。馮玉祥聽了，便把小鬍子剃了。

對緞子鞋行鞠躬禮

馮玉祥提倡廉潔刻苦。他在開封時，不准部下穿綢緞，遇到穿綢緞的人，便想方設法使之難堪。

有一次，他見一部下穿了一雙緞子鞋，便趨前向此人深深行了一個九十度鞠躬禮，那位部下一時愣住了，站在那裏呆如木鷄。

馮玉祥對他說：

「我並不是給你行禮，只因爲你的鞋子太漂亮了，我不敢不低頭下拜！」此君一聽，幾乎嚇掉了魂，趕忙脫下鞋子，赤着腳跑開了。

大喊大叫作爆炸聲

馮玉祥在鄭州過新年時，集合二萬官兵行賀年禮。他講話說：「今天元旦，照習俗當放炮竹慶祝，我們現在財政不足，而且也要節儉，不放炮竹了。我們用口大聲喊代替炮竹吧。來，來，跟我喊，砰砰磅……」全軍一齊大喊數分鐘，響聲震天，遠近可聞。

輪船失火黑海遇難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馮玉祥一家七口在紐約登上「波貝達」客輪，目的地是蘇聯敖德薩港。

船上有乘客四百多人。二十多天後，輪船航至蘇聯黑海東岸的高加索巴統港。

當地官員在拜會馮玉祥的時候，建議他改乘火車，以縮短旅行時間，馮玉祥不肯，執意繼續其海上航程。

九月一日，船長通知大家，船明天可抵敖德薩。不料午飯後，船艙突然起火，火勢迅速蔓延。這時，馮玉祥正和兩個女兒談話，夫人李德全在收拾行李。他們發現起火，兩個女兒先衝了出去，馮玉祥夫婦跑到門口便被濃煙燭昏。住在另一房間的馮的兒子洪達和幾位船員衝進馮的房間救出了他們夫婦倆，可是為時已經晚了。他的愛女之一曉達也不幸罹難。

全船死亡的旅客共二百多人。馮玉祥終年六十歲。

馮玉祥共有子女十人，下面就筆者所知談談他一些子女的情況。

長女弗能留學蘇俄

馮玉祥的大女兒馮弗能，幼年在她父親主辦的北京培德學校讀書，後在保定範真學校學習了，一九二六年，她同母親李德全到蘇聯，在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二八年回國後又去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一九三一年再回國。一九四九年後一直在北京工作。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七歲。

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後，蘇聯政府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和幫助中國革命而成立的。該校設立後，

請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改組後的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派學生去學習。

蔣經國是一九二五年從北京到上海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馮弗能一九二六年赴蘇入學。鄧小平也是一九二六年由法國轉赴蘇聯入學。因此他們三人都是同班同學。

據鄧小平回憶說：「馮弗能是我在蘇聯中山大學的同學，她是我們班上年紀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當時，有兩個人是我們班上最小的，一個是馮弗能，一個是蔣經國。」

這是鄧小平在一次接見一群馮玉祥子女見面時的說話。

四子留德定居美國

馮洪志的生母是劉德貞，他是馮玉祥的四子。

他幼年時曾先後在蘇聯、上海、德國念小學和中學，其後又在柏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專業學習。當時同在德國同他一道留學的，有蔣緯國、孔令傑（孔祥熙之子）、戴安國（戴季陶之子）。

一九四一年，馮洪志結束學業回到中國，在胡子昂為總經理的中國興業公司任機械工程師。抗日戰爭勝利後，興業公司解散，馮洪志被送到美國進修、實習，並在美國定居。

馮洪志起初在華盛頓德萊塞工業集團公司任職，該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泵公司，技術力量十分雄厚。

後來馮洪志在美國創辦泰山工業公司。這個

公司之所以用「泰山」命名，是為了紀念長眠於泰山之麓的父親馮玉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曾在泰山閒居，對泰山頗留戀。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在黑海遇難逝世，他的陵墓也建在泰山西南麓。

一九八二年十月馮洪志曾同大陸參加父親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並到泰山祭掃父親之墓。

由於馮、蔣兩家關係的淵源（馮玉祥曾和蔣介石結拜過兄弟），一九八五年馮洪志曾同國專訪溪口，在蔣經國母親墓前掬了三抔土。而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南京拜謁了中山陵，並到紫金山麓蔣介石當年選定百年後營葬的紫霞湖一帶遊覽。隨後還給蔣經國寫信，把保存的三瓶土，裝在絲綢粘貼的木匣裏，將信和木匣寄給了蔣經國。

氣功治癒幼女揚名

馮玉祥的幼女馮理達，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在齊魯大學攻免疫學，畢業後赴美國深造。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留學蘇聯，在列寧格勒學習，當時蘇聯流行白喉症，她用針灸進行消滅白喉的實驗，效果很好，為此，蘇聯醫學院特授予她醫學博士學位，列寧格勒電視臺還舉辦講座，請她講授中醫基礎知識。

馮理達回國以後，時刻不忘發揮中醫的作用，一九七九年他在醫院設立氣功免疫門診部，九年中，臨床治療了疑難雜症、慢性病一萬八千多人次，用氣功免疫法治療好了胃癌、乳腺癌、子宮頸癌等疾病。

一九七八年她在廣州成立氣功監督中心，用生物應用學科測定氣功對病人的治療作用。

馮理達領導的氣功免疫部，對氣功治療癌細胞，還作了科學試驗和監測。用三隻小白鼠各注射了癌細胞，以五個星期為一療程，用三種不同方式試驗。一隻白鼠不斷用氣功治療，癌腫瘤由大變小最後消失；一隻鼠用間斷氣功治療，腫瘤時大時小；另一隻鼠根本不採用氣功，腫瘤塊因之變大。由三隻白鼠的試驗，可以測定氣功治療癌症是收到預期效果的。

馮理達今年六十三歲，她身軀高大，烏黑的頭髮，白皙的膚色，臉上沒有皺紋、雍容大方，低聲細語，使人感到親切、溫柔、慈祥。她自任院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氣功學院。學院首批招生一百名，年齡不限，高中畢業、同等學歷、具有護士以上醫學知識均可報名，三年畢業。公費學費六百五十元，自費五百元。現在已有很多人報名，學生中父子、母女、夫婦，還有一家夫婦女兒三口同時報名。

教授方法採用啟發式，自學為主，每周晚上上學十二小時。教學課程有：基礎醫學、臨床醫學、中西醫學概論。氣功專業有：氣功學概論、臨床氣功學、實驗氣功學、氣功免疫學、針灸氣功學、推拿氣功學、易經數學、氣功方法。還有英語、拉丁語、日語。

馮理達現在是中國免疫學、消毒學流行病專家、中國熱帶病毒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免疫學會理事長。一九七八年以來，她曾多次訪問美國、日本、英國、法國、西德等國。海外一些國家

的同行十分重視中醫、針灸、氣功，法國還成立了氣功研究中心。馮理達是一位飲譽中外的知名人士，她的知名度，不是完全靠馮玉祥，而是她幾十年孜孜不倦地進行科學研究和艱苦的勞動而取得的。馮理達的醫德是高尚無私，受人尊敬的。

有一次，馮理達乘火車，深夜中車廂喇叭傳出：有病人需醫生急救！她毫不猶豫，前往治療，並不留名。馮理達幾十年來在工作中一直謹遵父親的遺言：「潔身自好，奮發圖強。」

馮理達取得今日的成績，與丈夫羅元錚長期以來的支持分不開，馮理達學醫，羅元錚學經濟，專業雖不同，但他們有共同的理想，互相鼓勵，現在羅元錚教授也成了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

馮理達和羅元錚是一對志同道合的情侶。抗戰期間，馮理達就讀於成都齊魯大學，羅元錚在華西壩大學，他倆積極投身於民主革命，在學生運動中相識、相知、相愛，並立下誓言：大學不畢業不結婚；日本不投降不結婚。一九四六年秋，馮理達隨父馮玉祥去美國。此時，羅元錚赴美求學，他放棄了學業，擔任馮玉祥的翻譯，住在馮家。一九四七年的中秋節上午，馮玉祥夫婦由馮理達、羅元錚駕了一輛舊式汽車奔馳在美國西部公路上，馮玉祥夫婦坐在後排細聲商量着什麼，一會兒，馮玉祥說有件大事要商量，李德全接着說：關於你倆的終身大事，今天是中秋佳節團圓日，你們就結婚吧！他倆同意了。

汽車停在公路旁，他們沒有洗禮，不穿婚紗，不戴花冠，沒有音樂，遠處傳來教堂鐘聲，大

家下車，一對過路的美國青年做了證婚人，並為馮玉祥夫婦他們拍了一張合影。

為了紀念這個節日，馮玉祥在地圖上選了一個地方——Lovejoy，中文譯為「愛鎮」，作為新婚夫婦下榻的地方。馮玉祥還為他們寫了對聯：「民主新伴侶；自由兩先鋒。」

這幅對聯，他倆一直珍藏至今。

羅元錚也在照片上寫下了一首歌詞：「我們不是在教堂裏舉行婚禮，沒有花冠，也沒有花燭；沒有人為我們唱讚美詩……」他倆的婚禮簡單而莊重，相親相愛，攜手共進，建立起美滿和諧的家庭。

他們倆只生了一個男孩，現在在日本留學深造。

馮玉祥的子女現還健在的有二兒子馮洪志、馮洪達；女兒馮弗伐、馮理達、馮穎達。除定居美國的馮洪志是劉德貞夫人所生外，其他子女都是李德全夫人所生，且均居中國。他們時時牢記父親馮玉祥將軍的訓誨。「始終獻身於民族國家事業奮鬥不懈」。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置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一五〇八四二〇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